

110 學年度「梵語佛典翻譯實作班」

學生學習心得與翻譯成果

壹、前言

一、活動簡介

為促進本校學生經典語言的學習與研究，法鼓文理學院語言與翻譯中心推動「梵語佛典翻譯實作班」，期能培育出優秀的翻譯人才。學期初學生和老師根據學生的語言程度和研究方向決定翻譯的經典和範圍，學期中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個別進行佛典之翻譯。每班以 3 到 4 位人為原則。

二、活動執行情形

1. 承辦單位：語言與翻譯中心
2. 開課時間：110/03/02-110/06/22（共十七週），每週三早上 14:00-17:00
3. 授課老師：Luke Gibson（齊哲睦）
4. 地點：GC301
5. 參加人數：4 名
6. 學生翻譯字數（中文字）：
 - 陳秀清：1800 字
 - 陳婉芳：1414 字
 - 釋傳持：1217 字
 - 張恆豪：1138 字

貳、學生學習心得

(1) 陳秀清 碩一

翻譯 Divyāvadāna 《天譬喻經》

Aśokāvadānam 〈阿育譬喻〉

第一次學習梵語是在就讀學士班的時候，當時旁聽 Luke 老師在暑期為碩士班同學開設的「梵語文法課」。上課期間老師很詳盡且很有邏輯性地按部就班教導我們梵語文法，但每當週一為驗收學習成果而考試時卻感覺很有挫折感。明明花很多時間背誦梵語名詞的格位、動詞的語尾變化等，但考試時卻往往忘得一乾二淨。開學後為了精進梵語能力又選修見弘老師開設的「梵語文法」課程，老師也是非常認真教導我們且希望藉由不斷書寫梵語作業來熟悉其文法規則。上了碩士班後，又選修 Luke 老師一年的梵語必修課程。這幾年來非常感謝老師們用心的教導，使我的梵語能力能夠奠立了一點點的基礎。然而，梵語畢竟不是日常生活中會使用到的語言，若久而不用便會通通還給老師。因此，這學期鼓起勇氣報名參加了「梵語翻譯實作班」，希望能溫故知新。

這次我翻譯的梵語文本是 Aśokāvadānam，被收入在《天譬喻經》（梵語：Divyāvadāna）的第二十九個梵文譬喻故事集之中。目前與之相對應現存的三個漢譯傳本分別是《阿育王傳》、《雜阿含經》卷 23 〈604 無憂王經〉、《阿育王經》，內容是記述阿育王出生，年長在大臣匡助下與其兄爭奪王位，至接觸佛教後虔誠信仰、宣揚佛教的一生事蹟。這次翻譯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從事梵語文本的翻譯工作，原本以為只要清楚一個語言——梵語的單字意涵、文法規則——，就能翻譯出一篇好的中文作品出來，孰不知沒那麼簡單。為

了期望能夠翻譯出一篇符合信、達、雅的文章出來，其實基本功除了有梵語能力之外，還要有其他語言能力。譬如翻譯本文時，還要參考上述的三部漢譯傳本，此外 Luke 老師也提供英譯本供我參考。在對讀三部漢譯本時，真的不得不佩服古德們的翻譯能力，雖然或許因傳本的不同，致三部漢譯本有些微差異的地方，但古德們大致都能把梵文本的意涵完整詮釋出來。

很慶幸自己有機會能參加此次的「梵語翻譯實作班」。雖然剛開始在課業繁重之下，還要另外挪出時間來翻譯練習，覺得有點辛苦，但收穫真的很多，對提升梵語能力很有幫助。印象最深刻的是剛開始翻譯文本的第一句話時，那天花了整整六個小時才把第一句話翻譯完成。後來得到共學的傳持法師的指點，讓我往後較能掌握查找字典的訣竅，並且經由不斷地練習，也慢慢地累積經驗，更在查找過程中發現自己變得越來越有耐心在解析單字、句構上。經過這學期的實作翻譯，我覺得梵語的一詞多義、複合詞對我來說是最難的，幸好有 Luke 老師不厭其煩地重覆詳細解說分析，使我能瞭解該詞句的義涵。期許自己的梵語、英語能力和中文的表達能力能再更上一層樓，以便能翻譯出更通順的字句。最後，要感謝一起共學的同學，更感恩 Luke 老師回法國之後，於百忙之中，每星期仍不辭辛勞地幫我們視訊上課。沒有老師指教導、協助，就沒有此篇譯文的產生，感謝老師開啟了我的梵語學習的視野及梵語能力的增長，祝福老師闔家吉祥如意！梵語文法的中譯本早日完成！嘉惠更多的學子。

(2) 陳婉芳 學三

翻譯 Vinaya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Saṅghabheda-vastu 〈破僧事〉

在如履薄冰的心情下，我參加了 Luke 老師的翻譯實作班。轉瞬間 17 週過去了，我在老師的指導下翻譯了《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六》轉法輪經的部分，可說是獲益良多。翻譯這篇經文，除了語文的考驗外，也是對佛經義理理解的挑戰。就語文而言，我是從上個暑期才開始認真旁聽梵文文法課，在此之前的學習也差不多忘記了。當時由於力猶未逮，一直想盡辦法趕上進度。感覺要消化的課堂內容很多，包括語尾變化、連音、天城體等等，因此必須用跑的速度才跟得上老師的教導。尤其是課堂後的練習題，這是見真章的時候，它讓我了解在學習上有什麼不到位和疏漏的地方。由於我一向學習緩慢，要融會貫通的時間也比較長。對我來說，梵文的學習就像跟時間競賽，但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努力和收穫的體會都很深刻。

結束暑期梵文文法課後，隔了一個學期才開始加入翻譯實作班，相較於在暑假集中學習梵文，翻譯實作班是學期中的課，故必須要兼顧必修科目，同時也要預備每星期翻譯的進度，翻譯時每每因為基礎不穩，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因此我忙向學長們請教，再接受 Luke 老師指正，幸而面對我這個只有一年學習基礎的學生，老師很慈悲和有耐心，總是詳細的解釋，包括構詞 (morphology) 和句法 (syntax) 的部分，好使我從錯誤中學習。因此雖有挫折，但也能在不斷學習中找到樂趣。例如可以直接理解梵文，或嘗試去理解不同譯本的差別，且對經文可以有更深入理解，都是一種成就和收穫。

此外，在教材方面，Luke 老師也分享他潤稿中的新書給我們學習。相比起其它的教材，我認為這本書的編排更有層次地解構文法，並引用佛教的用

語，使我在複習的時候更容易掌握。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對初學的我，有合適的學習教材真的可以避免在濛濛大海迷失方向。

翻譯課剛開始時我原本考慮練習梵英翻譯，因為梵英同屬印歐語系，故梵英翻譯會比梵中翻譯直接。例如在複雜句中，中文沒有從屬句和關係子句的概念，在翻譯時只好將複雜句分成兩個句子，但若翻譯為英語，則沒有這個問題。然而由於梵英翻譯已有很高水準的譯本，在跟老師商量過後，我決定還是練習將梵文翻成中文。梵文和漢語屬不同體系的語言，這增加了翻譯上的複雜度。例如有些句子裡面的用詞，梵文本屬同一字根，有關連性；但翻為中文後，這些關連性便沒法從譯文中找到了。此外，梵文的代名詞可作指示形容詞用，如我、你、他放在同性、數、格的名詞前可以翻譯為這個、那個；中文則沒有這個用法。又有關數字的部分，梵中也很不同。梵文從字面上閱讀後，要經過分析其格位和前後文才可知道正確數目，如 *avaśiṣṭānām pañcakānām* 看似指餘下的五比丘，其實意指四個。這種表達也跟印度人對數字的敏感度有關。

至於翻譯中的另一困難，有關義理解釋的方面，舉例而言，在我翻譯的文本中，我花了不少時間在「色、受、想、行、識不是我」、「一切不屬於我的，我不是這個，這個不是我的自我」的這些段落上，揀選適合的白話用語來代替佛教的名相，希望能使沒有佛學基礎的大眾也可以明白。

處身於佛滅後二千五百多年的今天，設想當時結集佛所說法，以及傳到漢地進行翻譯的種種困難。發現當時譯者面對的問題除了必須熟悉語文外，還要理解當時社會背景和文化等其他因素。古德在有限條件的環境下，翻譯了經文並流存於世，實屬不易。然而古文對現今的讀者而言，往往無法完全理解，因此我希望能藉由中文的白話翻譯，避開古文的挑戰，使更多人可以克服語言問題，從而深入佛經義理。但在我的翻譯成果中，自己深覺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也擔心文字過於枯燥，或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的感覺。因此我也希望日後能繼續向老師們學習以獲得改善。最後也謝謝 Luke 老師不厭其煩

的教導學習緩慢的我，在許多部份都不吝指正，此外在鄧老師和見弘法師課堂上所獲得的教導也對我的翻譯有所幫助，在此一併致謝。

(3) 釋傳持 碩一

翻譯 *Buddhacarita* 《佛所行讚》

Kāmavigarhaṇa 〈呵斥欲望〉

大家好，我是佛教學系碩一班的學生釋傳持。這是第二次參與翻譯實作班，非常有幸能透過這個計畫，繼續跟隨 Luke 老師進行佛典翻譯及唱誦練習。這次翻譯的內容是《佛所行讚》（*Buddhacarita*）——一部相當經典且膾炙人口的佛傳文學。它和稍微冷門一點的《美難陀傳》（*Saundarananda Mahākāvya*）一樣，都出自於偉大的佛教論師/詩人馬鳴（Aśvaghosa 約 1、2 世紀）之手。

在現存的梵本當中，《佛所行讚》的故事以佛陀降生為始，終於覺悟後的歸國，一共分成十七章。其中，前十三章被認定為馬鳴所撰，後三章半則被認為是尼泊爾詩人 Amṛtananda 所加。漢譯部分主要有五卷的《佛所行讚》以及七卷的《佛本行經》，前者為北涼曇無讖所譯（T.192），後者為劉宋寶雲所譯（T.193）。由於章節安排及譯語上的雷同，有學者傾向將兩者的差異看做同本異譯，有些則更傾向將兩者皆視為寶雲所譯，曇無讖只是作為譯主而掛名翻譯。

體裁上，形式完整、文學意涵濃厚的長篇敘事詩（*Mahākāvya*）在當時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形式和當代其他長篇敘事詩並無不同，只是內容上改以佛教義理和佛典人物的讚頌為主。根據義淨所載，《佛所行讚》在當時的流傳相當廣泛，詩偈當中豐富的情節、易於朗誦的特性，都是為了讓人產生興趣、易於生善的善巧方便。（T54, no. 2125）

本次翻譯的內容相當於漢譯《佛所行讚》當中的〈答瓶沙王品〉第十一（梵文譯作〈呵斥欲望〉），此品重於議論，敘述佛陀表達修道決心，婉拒瓶沙王還俗從政時的情節。內容拋開繁雜的理論，從世俗的情誼（同為刹帝利種姓）談起，探討耽溺欲望（*kāmā*）對於修行者心性的危害。翻譯的過程

中，生動豐富的譬喻以及印度神話的故事援引，都是深深吸引筆者沉浸其中的一大原因。

(4) 張恆豪 碩三

翻譯 Arthaviniścaya 《決定義經》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梵語佛典翻譯實作班，今年選擇的翻譯文本，接續上一年的《決定義經》，去年翻譯了四聖諦、八正道，其中八正道的部分去年只翻譯完前四個部分：「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今年把後面四個部分：「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繼續翻譯完畢。這部《決定義經》在宋朝有兩個翻譯版本：1. 天息災(~980AD)譯《佛說決定義經》，2. 金總持(~1113AD)譯《佛說法乘義決定經》。現存的梵本相對應這兩部古漢譯，在翻譯完後比對發現，明顯是不同的版本。翻譯這部經的過程，其中有很多名相在義理方面的詮釋，在其他部派經典當中都有可以參照比對的部分，這些翻譯的比較對於義理能有更正確的認識，而從梵文原典的深入，特別在實修的基礎認知方面，更能帶來相當大的幫助。

第一年翻譯對於詞彙、句構的不熟悉，這一年在翻譯的過程有感覺，對於一般的句子能夠比較好的掌握到句義，主要在於詞形的變化已經有較好的掌握，而這些基礎的熟悉，對於翻譯時要切字以及連音變化的辨認，都有很直接的幫助。對於複合詞(離合釋)的解析，在 Luke 老師詳細的說明下，也有較好的理解與掌握。目前較容易有的困難，可能還是在梵漢語系表達的根本問題，這些自古以來古僧大德也都有探討過(五失本、三不易)，從這當中也更體會古時候翻譯的艱難，從而更生對於古僧的敬佩景仰。譬如：翻譯的過程中，梵文有時對於一個主詞會有很多的形容修飾，從格位上判斷所修飾的對象並不是難事，較困難的是怎麼用通順的中文貼切的表達出來，直譯與意譯往往會有兩難的取捨問題，漢語的語序及表達往往可能需要用兩個句子，去完成梵文一個句子的完整意思。例如下面這一句：

ihā bhikṣavo bhikṣur viviktam kāmair viviktam pāpakair akuśaladharmaiḥ savitarkam
savicāram vivekajam prītisukham̄ prathamam dhyānam upasampadya viharati |

翻譯為：比丘遠離欲愛、遠離惡、不善諸法，進入並安住於初禪，其中有思慮(vitarka)有審察(vicāra)，由遠離而生起喜悅安樂。

這一句動詞 upasampadaya viharati(進入並安住)的受詞很清楚是 prathamam dhyānam(初禪)，而前面那一些形容詞 savitarkam savicāram vivekajam prītisukham(有思慮有審察，由遠離而生起喜悅安樂)，格位的判斷上都是修飾初禪的狀態，面對初禪這麼多的修飾，如果把形容詞安插在名詞之前，也就是：「進入並安住於(一大串形容詞修飾的)初禪」，這樣的翻譯確實是合於漢語表達，但是這樣的翻譯策略，往往在漢語的表達上對於整個句子的主要重點：「進入並安住於初禪」，很可能因此模糊掉，而這一直是梵漢翻譯難以避免的困難之處。

關於「初禪」的解釋，我們知道在許多經典都有，特別在《長阿含》、《中阿含》、《雜阿含》、《別譯雜阿含》多處當中，都有極為相似的說明，如《長阿含卷8》：「比丘除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入於初禪。」關於 vivekajam prītisukham，古代《阿含》翻譯多為「離生喜樂」，對於這簡單的四個字，我一直錯誤的理解為「遠離生滅(念想)而有的喜樂」，然而，從複合詞 vivekajam 解析為 vivekat jāyate(由遠離而生起)，為從屬限定複合詞(upapada)，古譯「離生喜樂」用現在白話譯為「由遠離而生起喜悅安樂」，因前面已經提到「遠離欲愛、惡、不善諸法」，後面這個遠離從前後句意連貫，很清楚是把遠離的對象做了省略，也就是「由遠離(欲愛惡不善法)而生起喜悅安樂」，必須從前後文整個細心解析看完，才能正確理解梵文原典的真正意思。如此，解開我常年對於「離生喜樂」的錯誤理解。

「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往往我們習慣望文生義，不知不覺把自己帶到錯誤的認知，卻還不知道錯很遠了，人最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在犯錯，特別是知見的錯誤很難自己看見，保持這一點反思警覺心是要時時提醒自己的。我一直相信，學佛需要正確的知見，才能遠離煩惱，自利也利他達到究竟與解脫相應，也就是以正確的認知、正確的見解，實踐在平時生活中。八正道是整個學佛的基礎，從翻譯梵典的實作過程，每個字句逐一的琢磨、了解，從這當中才能有正確的知見。希望這一點翻譯的心得分享，帶來未來更多正確的知見理解，願佛陀教法長久正確的住世。

最後，要再次的感謝翻譯實作班指導的 Luke 老師，總是很耐心的帶領每一個細節；感謝論文的指導教授鄧偉仁老師在方向上提勉、引導；以及，要感謝日文藍碧珠老師對於日譯文獻的協助。一件事情後面都有很多善因緣才能成就，沒有法鼓這些好的老師的引導，可能還不知道要碰撞多久，才能有一點基礎，更別談到對於教理能有正確的認識與理解了。誠願眾生得解脫安樂，一切珍惜、感恩、迴向。

參、翻譯成果

(1) 陳秀清

divyāvadāna aśokāvadānam |

《天譬喻經》〈阿育譬喻〉

pāṭaliputre nagare bindusāro nāma rājā rājyam kārayati | bindusārasya rājñah putro jātah | tasya susīma iti nāmadheyam kṛtam | tena ca samayena campāyām nagaryām anyatamo brāhmaṇah | tasya duhitā jātā | abhirūpā darśanīyā prāśādikā janapadakalyāṇī | sā naimittikair vyākṛtā | asyā dārikāyā rājā bhartā bhaviṣyati | dve putraratne janaiṣyati | ekaś caturbhāgacakravartī bhaviṣyati | dvitīyah pravrajitvā siddhavrato bhaviṣyati | śrutvā ca brāhmaṇasya romaharṣo jātah | sampattikāmo lokah ||

在華氏城（pāṭaliputra）有一位國王名為頻頭莎羅（bindusāra）。頻頭莎羅生了一個兒子，名叫修私摩（susīma）。那時在瞻波城（campā）中有一位婆羅門，他生了一個女兒，容貌端莊美麗，全國第一。算命師們幫她算命時說：「〔這女生〕將成為王妃，生下兩個傑出的兒子。其中有一個兒子會成為統治天下的轉輪聖王。第二個兒子將會出家而成道。」婆羅門聽了之後，欣喜若狂。〔由此可見〕，世人樂於有好運。

sa tāṁ duhitaram grahāya pāṭaliputram gataḥ | tena sā sarvālaṅkārair vibhūṣayitvā rājño bindusārasya bhāryārtham anupradattā, iyam hi devakanyādhanyā praśastā ceti | yāvad rājñā bindusārenāntahpuram praveśitā | antahpurikāṇām buddhir utpannā: iyam abhirūpā prāśādikā janapadakalyāṇī | yadi rājānayā sārdham paricārayiṣyati asmākam bhūyaś cakṣuḥsamprēṣanam api na kariṣyati | tābhīḥ sā nāpitakarma śikṣāpitā | sā rājñah

keśaśmaśru prasādhayati | yāvat suśikṣitā samvṛttā | yadārabhate rājñah keśaśmaśru
prasādhayitum tada rājā śete ||

他便帶女兒到了華氏城。用各種的珠寶幫女兒打扮，就把她送給頻頭莎羅王當妻子，並說道：「這位女生就像天女般能帶給人吉祥。」然後，頻頭莎羅王讓她住進後宮。宮內后妃們想到：「她的容貌端莊美麗是全國最美麗的女人。如果國王和她在一起，就不會再看我們一眼了。」於是國王的妃子們就〔決定〕讓她學習理髮師的工作。她替國王修剪頭髮和鬍鬚。後來〔技藝，慢慢地〕變得純熟。每當她開始為國王打理鬚髮時，國王就〔放鬆地〕睡著了。

yāvad rājñā pṛītena vareṇa pravāritā: kiṁ tvam varam icchasi? tayābhīhitam: devena me
saha samāgamah syāt | rājāha: tvam nāpinī, aham rājā kṣatriyo mūrdhābhīṣiktaḥ | katham
mayā sārdham samāgamo bhaviṣyati? sā kathayati: deva nāham nāpinī | api
brāhmaṇasyāham duhitā, tena devasya patnyartham dattā | rājā kathayati: kena tvam
nāpitakarma śikṣāpitā? sā kathayati: antaḥpurikābhiḥ | rājāha: na bhūyas tvayā
nāpitakarma kartavyam ||

由於國王對她的服務很滿意，就賞賜她一個獎勵。〔國王問她〕：「你想要什麼的獎賞？」她回答：「願閣下和我有親密關係。」國王說：「妳是一位理髮師，而我是一位有經過灌頂的刹帝利王。我怎麼能和妳發生親密關係？」她解釋：「閣下啊！我不是理髮師，我是一位婆羅門女，我被〔父親〕送來是為了當閣下您的妻子。」國王〔接著〕問：「誰讓妳學做理髮師的工作？」她回答：「後宮的嬪妃們。」國王〔又〕說：妳不應再做理髮師的工作。

yāvad rājāgramahiṣī sthāpitā | tayā sārdham krīḍati ramate paricārayati | sā āpannasattvā
samvṛttā | yāvad aṣṭānām navānām māsānām atyayāt prasūtā | tasyāḥ putro jātah | tasya
vistareṇa jātimaham kṛtvā [pṛcchati:] kiṁ kumārasyabhadatu nāma? sā kathayati: asya
dārakasya jātasya aśokāsmi samvṛttā | tasyāśoka iti nāma krtam | yāvad dvitīyah putro jā-

tah | vigate śoke jātah, tasya vītaśoka iti nāma kṛtam | aśoko duḥsparśagātrah | rājño bindusārasyānabhipretah ||

過了不久，〔國王〕就立她為皇后，和她發生親密關係，她就懷孕了。接著過了八、九個月後，她生了一個孩子，是一個男孩子。〔不久，國王〕盛大地舉辦慶祝王子的誕生儀式，〔國王就問她〕：「王子應該叫什麼名字？」她回答說：「當這個男孩子出生的時候，我的憂傷都消失了，〔於是〕就為他取名為『無憂』（aśoka）（又名『阿恕伽』或『阿育』）。」後來，皇后〔又〕生下了第二個兒子，〔由於這孩子是〕在完全沒有悲傷的時候生下來，所以〔皇后〕就為他取名為『離憂』（vītaśoka）。」阿育生來身體〔的皮膚粗糙，〕摸起來使人不舒服，所以頻頭莎羅王不喜歡他。

atha rājā bindusārah kumāram parīkṣitukāmah piṅgalavatsājīvam parivrājakam āmantrayate : upādhyāya kumārāṁstāvat parīkṣayāmah | kah śakyate mamātyayād rājyam kārayitum? piṅgalavatsājīvah parivrājakah kathayati: tena hi deva kumārān ādāya suvarṇamandapam udyānam nirgaccha, parīkṣayāmah | yāvadrājā kumārānādāya suvarṇamandapamudyānam nirgatah | yāvadaśokah kumāro mātrā cocyate: vatsa rājā kumārān parīkṣitukāmah suvarṇamandapamudyānam gatah | tvam api tatra gaccheti | aśokah kathayati: rājño 'ham anabhipreto darśanenāpi | kimaham tatra gamiṣyāmi ? sā kathayati: tathāpi gaccheti | aśoka uvāca: āhāram presaya ||

那時頻頭莎羅王想要考查太子，便對一位名叫賓伽羅跋婆（piṅgalavatsājīva）的出家人說：「老師！讓我們來考查太子們，看誰能在我死後繼承王位？」出家人賓伽羅跋婆說：「閣下！〔請〕帶那些太子們到黃金亭後院，讓我們來考查太子們。」於是國王帶著太子們到了黃金亭後院。那時〔阿育的〕母親告訴阿育：「孩子啊！國王為考查王子們而去了黃金亭後院。你也要去那裡。」阿育說：「國王不喜歡我，即便只是看到我也不喜歡。我為什麼要去那裏？」她說：「儘管如此！你〔還是〕要去吧！」阿育回答：「〔我去，母親〕要送食物來。」

yāvadaśokah pāṭaliputrānnirgacchati | rādhaguptena cāgrāmātyaputreṇoktaḥ: aśoka kva gamiṣyasīti? aśokah kathayati: rājādyā suvarṇamandape udyāne kumārān parīkṣayati | tatra rājño mahallako hastināgastiṣṭhati | yāvadaśokastasmin mahallake 'bhruhya suvarṇamaṇḍapamudyānam gatvā kumārāṇāṁ madhye 'tra pr̄thivyāṁ prastīrya niṣasāda | yāvat kumārāṇāmāhāra upanāmitah | aśokasyāpi mātrā śalyodanām dadhisam̄miśram mr̄dbhājane preṣitam ||

那時阿育正要從華氏城離開，國師的兒子成護問：「阿育！您將要去哪裏？」阿育回答說：「國王今天在黃金亭後院考查太子們。」〔此時〕國王最優秀的年長大象正站在那裏。於是阿育騎上那頭年長〔的大象〕，去了黃金亭後院後，在太子們中間的一塊地上鋪〔好坐具〕坐下來。過了一會兒，太子們的食物都被送上來了。阿育的母親也給他送來了裝在陶罐內拌有酸乳的煮熟米飯。

tato rājñā bindusāreṇa piṅgalavatsājīvah parivrājako 'bhihitah: upādhyāya parīkṣasva kumārān | kah śakyate mamātyayād rājyam kartumiti? paśyati piṅgalavatsājīvah parivrājakah | cintayati ca: aśoko rājā bhaviṣyati , ayam ca rājño nābhipretah | yadi kathaiṣyāmi aśoko rājā bhaviṣyatīti, nāsti me jīvitam | sa kathayati: devābhedena vyākariṣyāmi | rājāha: abhedena vyākuruṣva | āha: yasya yānam śobhanam sa rājā bhaviṣyati | teṣāmekaikasya buddhirutpannā: mama yānam śobhanam, aham rājā bhaviṣyāmi | aśokaścintayati: aham hastiskandhenāgataḥ, mama yānam śobhanam, aham rājā bhaviṣyāmīti | rājāha: bhūyastāvad upādhyāya parīkṣasva | piṅgalavatsājīvah parivrājakah kathayati: deva yasyāsanam agram, sa rājā bhaviṣyati | teṣāmekaikasya buddhirutpannā: mamāsanam agram | aśokaścintayati: mama pr̄thivī āsanam, aham rājā bhaviṣyāmi | evam bhājanam bhojanam pānam vistareṇa kumārāṇāṁ parīkṣya [pāṭaliputraṁ] praviṣṭah ||

那時頻頭莎羅王對賓伽羅跋娑出家人說：「大師！你開始來考查太子們吧！誰能在我死後繼承王位？」出家人賓伽羅跋娑好好地觀察一下，並且心裏想著：「如果我跟他說是阿育會成為國王的話，我就活不成了。」〔所以〕

他回答：「閣下！我將以不洩露〔天機的方式〕來做出〔占相〕預言。」國王說：〔好吧！〕你就用不洩露〔天機的方式〕算命出〔誰能在我死後繼承王位〕。〔賓伽羅跋娑出家人〕說：擁有最優秀坐騎的人將成為國王。〔當時〕每一個太子心裏都在想：「我的坐騎是最優秀的，我將會成為國王。」阿育想：「我〔騎在〕象背來的，我的坐騎〔才〕是最優秀的，我將會成為國王。」國王說：「大師啊！你要再多考查一次。」賓伽羅跋娑出家人回答說：「閣下啊！擁有最好座位的人將會成為國王。」每一個太子心裏都在想：「我的座位是最好的。」阿育〔也〕想：「我的座位就是大地，我將會成為國王。」〔賓伽羅跋娑出家人〕以同樣的方式〔一一〕詳盡地檢查了太子們的器皿、食物和飲料後，他們便返回了華氏城。

yāvadaśoko mātrocye: ko vyākṛtorājā bhavisyatī? aśokah kathayati: abhedenā vyākṛtam:
yasya yānam agram, āsanam, pānam, bhājanam, bhojanam ceti, sa rājā bhavisyatī | yathā
paśyāmi aham rājā bhavisyāmi | mama hastiskandham yānam, prthivī āsanam, mr̄nmayam
bhājanam, śālyodanam dadhivyañjanam bhojanam, pānīyam pānamiti ||

之後，〔阿育〕母親問阿育：「誰被預言將成為國王？」阿育回答：「〔這是〕不洩露〔天機〕的預言：『誰擁有最好的坐騎、座位、飲料、器皿、食物者，他將會成為國王。』在我看來，就是我將會成為國王，〔因為〕我的坐騎是象的肩膀；我的座位是大地；我的器皿是粘土製成的；我的食物是拌有酸乳醬汁的煮熟米飯；我的飲料是〔好喝的〕水。」

(2) 陳婉芳

vinaye saṅghabhedavastu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tatra bhagavān pañcakān bhikṣūn āmantrayate sma: dvāv imau bhikṣavo 'ntau pravrajitena na sevitavyau, na vaktavyau, na paryupāsitavyau | katamau dvau? yaś ca kāmeṣu kāmasukhālayānuyogo hīno grāmyah prākṛtaḥ pārthagjanikah | yaś cātmaklamathānu-yogo duḥkho 'nāryo 'narthopasāṁhitah |

那時，世尊對五比丘說：「比丘們！有兩種極端〔的行為〕出家人不應親近、不應〔為他〕言說、不應行踐。那兩種呢？〔一種〕是沉迷於各種欲望的感官享樂，這是低劣的、粗俗的、屬於凡夫的、沒有素養的〔行為〕；〔另一種〕是導致身體疲憊〔的苦行〕，這個極端只會帶來痛苦，不屬於聖人的，是無意的〔行為〕。」

ity etāv ubhāv antāv anupagamya asti madhyamā pratipac cakṣuṣkaraṇī jñānakaraṇī upaśamasamvartanī abhijñāyaiva sam̄bodhaye nirvāṇāya sam̄vartate | madhyamā pratipat katamā? āryāṣṭāṅgo mārgaḥ | tasya samyagdrṣṭih, samyaksāṅkalpaḥ, samyagvāk, samyakkarmāntaḥ, samyagājīvah | samyagvyāyāmaḥ, samyaksmṛtiḥ, samyaksamādhiḥ |

避開如上的兩種極端，即有中道。〔這個中道〕能生起洞見、能生起智慧、能導向寂滅，能趨於洞察力、三菩提、涅槃。中道是什麼？就是八正道—即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tatra bhagavān dvir api pañcakān bhikṣūn āmantrayate sma: catvārimāni bhikṣava āryasatyāni | katamāni catvāri? duḥkham āryasatyam, duḥkhasamudayo duḥkhanirodho duḥkhanirodhagāminī pratipad āryasatyam | duḥkham āryasatyam katamat? jātir duḥkham, jarā duḥkham, vyādhir duḥkham, maraṇam duḥkham, priyaviprayogo

duḥkham, apriyasamprayogo duḥkham, yad apīcchan paryeṣamāṇo na labhate tad api duḥkham | saṅkṣepataḥ pañca ime upādānaskandhā duḥkham | tasya parijñāyai āryāṣṭāṅgo mārgo bhāvayitavyah |

那時，世尊再次對五比丘說：「比丘們！有四聖諦。那四個？〔即〕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導向苦滅的道聖諦。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與自己所愛分離是苦，與自己不喜愛聚在一起是苦，追尋卻得不到也是苦。簡言之，這五取蘊是苦。為了完全了知苦應當修習八正道。」

duḥkhasamudayam āryasatyam katamat? trṣṇā paunarbhavikī nandīrāgasahagatā tatra tatrābhinandinī | tasyāḥ prahāṇāya āryāṣṭāṅgo mārgo bhāvayitavyah |

苦集聖諦是什麼？〔苦集是渴愛〕，能導致再生，〔這個渴愛〕由歡喜與貪欲所伴隨，造成處處愛著。為了斷除貪欲應當修習八正道。

duḥkhanirodham āryasatyam katamat? yad asyā eva trṣṇāyah paunarbhavikyāḥ nandīrāgasahagatāyās tatra tatrābhinandinyā aśeṣaprahāṇam pratinisargo vāntībhāvah kṣayo virāgo nirodho vyupaśamah astaṅgamaḥ | tasya sākṣātkriyāyi āryāṣṭāṅgo mārgo bhāvayitavyah |

苦滅聖諦是什麼？它是指如上所說的渴望的無餘捨棄、消失、結束、滅盡、熄滅、止息、消失。為了親身體證苦的熄滅應當修習八正道。

duḥkhanirodhagāminī pratipad āryasatyam katamat? āryāṣṭāṅgo mārgaḥ | tadyathā, samyagdrṣṭih, samyaksaṅkalpaḥ | samyagvāk, samyakkarmāntaḥ | samyagājīvah | samyagvyāyāmaḥ | samyaksmṛtiḥ | samyaksamādhiḥ | so’pi bhāvayitavyah |

導向苦滅的道聖諦是什麼？就是八正道 — 即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這個道〕它也應當被修習。」

asmin khalu dharmaparyāye bhāṣyamāṇe āyuṣmata ājñātakauṇḍinyasyānupādāyāśravabhyāś cittam vimuktam | avaśiṣṭānāṁ tu pañcakānāṁ bhiksūṇāṁ virajo vigatamalam dharmeṣu dharmacakṣur utpannam | tena khalu samayena eko loke arhan bhagavāṁś ca dvitīyah |

當〔世尊〕說法時，尊者阿若憍陳如的心沒有取著，而從一切漏中得解脫。其餘的四位比丘對於諸法產生了離塵無垢的法眼。那時，世間有一位阿羅漢，世尊是第二。（一是憍陳如，二是世尊。）

tatra bhagavān avaśiṣṭān pañcakān bhiksūn āmantrayate sma: rūpam bhiksavo nātmā | rūpam ced bhiksava ātmā syān na rūpam ābādhāya duḥkhāya samvarteta | labhyeta ca rūpasyaivam me rūpam bhavatu, evam mā bhūd iti | yasmāt tarhi bhiksavo rūpam anātmā tasmād rūpam ābādhāya duḥkhāya samvartate | na ca labhyate rūpasyaivam me bhavatu, evam mā bhūd iti | vedanā samjñā samskārā vijñanam bhiksavo nātmā |

這時世尊對〔五比丘中〕餘下的四位比丘說：「比丘們！色不是我。比丘們！如果色是我，色不會導致疾病和痛苦。而且（如果色是我，照理說，這個色可以被我控制：）願我的色變成這樣子，或者願它不要變成這樣子。比丘們！因為色不是我，所以色會導致疾病和痛苦。而且，〔我可以〕願我的色變成這樣子，或者願它不要變成這樣子。比丘們！受、想、行、識不是我。」

vijñānam cet bhiksavah ātmā syān na vijñānam ābādhāya duḥkhāya samvarteta | labhyeta ca vijñānasyaivam me vijñānam bhavatu, evam mā bhūd iti | yasmāt tarhi bhiksavah vijñānam anātmā, tasmād vijñānam ābādhāya duḥkhāya samvartate | na ca labhyate vijñānasyaivam me vijñānam bhavatu, evam mā bhūd iti |

〔同理，〕比丘們！若識是我，識不應導向疾病和痛苦。而且（如果識可以被我控制：）願我的識變成這樣子，或者願它不要變成這樣子。比丘們！因為識不是我，所以識會導致疾病和痛苦。而且（如果識可以被我控制：），願我的色變成這樣子，或者願它不要變成這樣子。

kim manyadhve bhikṣavah : rūpam nityam vānityam vā? anityam idam bhadanta | yat punar anityam duḥkham vā tan na vā duḥkham? duḥkham idam bhadanta |

比丘們！你們認為如何：色是常？或是無常？」「大德！是無常。」
「再者，凡是無常的，是苦或不是苦？」「大德！是苦。」

yat punar anityam duḥkham vipariṇāmadharmi | api nu tac chrutavān āryaśrāvaka ātmata upagacched : etan mama, eso 'ham asmy, esa me ātmeti? no bhadanta | kim manyadhve bhikṣavo vedanā samjñā saṃskārā vijñānam nityam vā anityam vā? anityam idam bhadanta |

「凡是無常、苦的、有變異的事物，一個多聞聖弟子會認為它（色）是自我，而想：『這是我的，我就是這個，這個是我的自我嗎？』」「大德！不會。」「比丘們！受、想、行、識是常？或是無常？」「大德！是無常。」

tasmāt tarhi bhikṣavo yat kiñcid rūpam atītānāgatapratyutpannam adhyātmaṁ vā bāhyam vā audārikam vā sūkṣmam vā hīnam vā praṇītam vā yad vā dūre yad vā antike tat sarvam naitan mama, naiṣo 'ham asmi, naiṣa me ātmeti | evam etat yathābhūtaṁ samyakprajñayā draṣṭavyam |

「比丘們！因此任何諸色，或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劣、或勝；無論遠或近，那一切不屬於我的，我不是這個，這個不是我的自我。」如上面所說，應該如此如實地以正知理解。

evam yā kācid vedanā yā kācit samjñā ye kecit saṃskārā yat kiñcid vijñānam atītānāgatapratyutpannam ādhyātmaṁ vā bāhyam vā audārikam vā sūkṣmam vā hīnam vā praṇītam vā yad vā dūre yad vāntike tat sarvam naitan mama, naiso 'ham asmi, naiṣa me ātmeti | evam etat yathābhūtaṁ samyakprajñayā draṣṭavyam |

任何的受、任何的想、任何的行、任何的識；或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劣、或勝；無論遠或近，那一切不屬於我的，我不是這個，這個不是我的自我。如上面所說，應該如此如實地以正知理解。

yataś ca bhikṣavah śrutavān āryaśrāvaka imān pañca upādānaskandhān naivātmato nātmīyatāḥ samanupaśyati | sa evam samanupaśyan na kiñcīl loka upādatte | anupādadāno na paritasyati | aparitasya ātmaiva parinirvāti | kṣīṇā me jātiḥ | uṣitam brahmacaryam | kṛtam karaṇīyam | nāparam asmād bhavam̄ prajānāmīti |

「比丘們！因此多聞聖弟子沒有將五取蘊理解為我（或是）屬於我的。當他這麼理解的時候，在世界中不會執取任何事物。沒有執取，便沒有擔憂；沒有擔憂，自己得滅度；不再有輪迴，梵行已經安立，該做的已經做了，我知道從這之後不再受生。」

asmin khalu dharmaparyāye bhāṣyamāṇe avaśiṣṭānāṁ pañcakānāṁ bhikṣūṇāṁ anupādāyāśravebhyaś cittāni vimuktāni | tena khalu samayena pañca loke 'rhanto, bhagavāmś ca ṣaṣṭha iti |

當〔世尊〕說法時，其餘四位比丘的心沒有取著，而從一切漏中得解脫。那時世間有五位阿羅漢，世尊是第六位。

(3) 釋傳持

buddhacarite mahākāvye
kāmavigarhaṇo nāmaikādaśah sargah |

《佛所行讚》〈呵斥欲望〉第十一

athaivam ukto magadhādhipena
suhṛnmukhena pratikūlam artham |
svastho 'vikārah kulaśaucaśuddhaḥ
śauddhodanir vākyam idam jagāda || 11.1 ||

接著，和顏悅色的摩羯陀國王（頻婆娑羅王），對〔悉達多〕太子說與其〔出家〕志向相反的事。種姓清淨純潔的淨飯王之子，自在、不為所動的如此回覆：

nāścaryam etad bhavato vidhānam
jātasya haryaṅkakule viśāle |
yan mitrapakṣe tava mitrakāma
syād vṛttir eṣā pariśuddhavṛtteḥ || 11.2 ||

陛下出生於國力強盛的日種族姓（即：以獅子圖騰為象徵的家族），會有這樣的行為並不意外。你是如此地看重朋友間的情誼，你忠於朋友、德行清淨。

asatsu maitrī svakulānuvṛttā
na tiṣṭhati śrīr iva viklaveṣu |
pūrvaiḥ kṛtāṁ prītiparamparābhis
tām eva santas tu vivardhayanti || 11.3 ||

家族世代相傳的友誼不會在惡人當中延續，猶如權力（皇家的權力/光輝）無法長久於怯懦者。〔唯有〕賢者會不斷地以恩德增長祖先們建立的友誼。

ye cārthakṛcchreṣu bhavanti loke
samānakāryāḥ suhṛdāṁ manusyāḥ |
mitrāṇi tānīti paraimi buddhyā
svasthasya vṛddhiṣ iha ko hi na syāt || 11.4 ||

世界上，凡是朋友遭遇困頓，行為〔還〕能一致的人，我才認為他們是朋友。因為誰不會做一個健康、富裕之人的朋友呢？

evam ca ye dravyam avāpya loke
mitreṣu dharme ca niyojayanti |
avāptasārāṇi dhanāni teṣāṁ
bhraṣṭāni nānte janayanti tāpam || 11.5 ||

同樣的，凡是獲得財富而能用於朋友和正法〔之人〕，〔那麼〕他將獲得財物真正的價值；〔即使〕最終失去，也不會造成遺憾。

suhṛttayā cāryatayā ca rājan
khalv eṣa yo māṁ prati niścayas te |
atrānuneṣyāmi suhṛttayaiva
brūyām aham nottaram anyad atra || 11.6 ||

國王啊，〔看得出來，〕您對我的心意確實是從友誼和高貴的情操而來。因此，我會用同樣的方式回應你，而不是其他方式。

aham jarāmr̥tyubhayam viditvā
mumukṣayā dharmam imam̄ prapannah |
bandhūn priyān aśrumukhān vihāya
prāg eva kāmān aśubhasya hetūn || 11.7 ||

當了知生死的危險，我開始為解脫而追求法。〔即使是〕淚流滿面、親愛之人〔我也願意〕割捨，更何況是帶來不淨的欲樂。

nāśīviṣebhyo hi tathā bibhemi
naivāśanibhyo gaganāc cyutebhyah |
na pāvakebhyo 'nilasam̄hitebhyo
yathā bhayaṁ me viṣayebhya eva || 11.8 ||

我沒有那麼害怕毒蛇、也不怕天上的落雷、更不怕與風俱起的火焰。我只對感官欲樂感到恐懼。

kāmā hy anityāḥ kuśalārthacaurā
riktāś ca māyāsadṛśāś ca loke |
āśāsyamānā api mohayanti
cittam nṛṇāṁ kiṁ punar ātmasaṁsthāḥ || 11.9 ||

欲樂是無常的，〔它是〕竊取德行之財的小偷，在世間空洞不實、如幻如化。即使只是渴求，內心〔也會〕受到迷惑，更何況〔完全〕沉浸其中？

kāmābhībhūtā hi na yānti śarma
tripiṣṭape kiṁ bata martyaloke |
kāmaiḥ satṛṣṇasya hi nāsti trptir
yathendhanair vātasakhasya vahneḥ || 11.10 ||

沉迷於欲樂的人在天界不會獲得安穩，更何況是在人間。有貪欲的人不會滿足於欲樂，就像與風俱起的火焰，〔不會滿足於現有的〕柴火一樣。

jagaty anartho na samo 'sti kāmair
mohāc ca teṣv eva janah prasaktaḥ |
tattvam viditvaivam anarthabhīruḥ
prājñah svayaṁ ko 'bhilaṣed anartham || 11.11 ||

世間沒有能跟欲樂比擬的災禍，然而無知的緣故，人們偏偏貪著於它。如此理解到實相，害怕災禍的智者，又怎會期待災厄〔的到來〕？

samudravastrām api gām avāpya
pāram jīgīṣanti mahārṇavasya |
lokasya kāmair na vitṛptir asti
patadbhir ambhobhir ivārṇavasya || 11.12 ||

即使擁有寬廣至海岸的領土，〔刹帝利〕還想征服汪洋對面的彼岸。世人面對欲望就像海水對於落入其中的水滴，永遠不會感到滿足。

devena vṛṣṭe 'pi hirānyavarṣe
dvīpān samagrāṁś caturo 'pi jitvā |
śakrasya cārdhāsanam apy avāpya
māndhātūr āśid viṣayev atrptih || 11.13 ||

即使轉輪王曼塔（Māndhātr）讓諸天降下黃金雨，或是〔憑藉自己的力量〕征服四大州，甚至分得了帝釋的半座，他還是無法滿足於這些欲樂（/領土）。

bhuktvāpi rājyam divi devatānām
śatakratau vṛtrabhayāt praṇaṣṭe |
darpān maharśin api vāhayitvā
kāmeṣv atrpto nahuṣah papāta || 11.14 ||

當因陀羅因為害怕弗勒特拉（Vṛtra）而隱居藏匿時，〔諸神找到農沙（Nahuṣa）接替他〕。農沙在天界享有諸神之王的權力，但他仍不滿足於這些欲樂（希望娶因陀羅的太太為妻）。由於自大的緣故，甚至使喚大仙人為他抬轎，〔最終受到詛咒而〕墮落。

aiḍāś ca rājā tridivam vigāhya
nītvāpi devīm vaśam urvaśīm tām |

lobhād ṛṣibhyah kanakam jihīrṣur
jagāma nāśam viṣayesv atrptah || 11.15 ||

即使阿依達王（Aida，即 Ida 氏後裔，此指普魯拉瓦斯王 Purūravas）進入忉利天，並娶到烏瓦希天女（Urvaśī）為妻。出於貪心，想要偷走仙人黃金的他，仍然不滿足於這些欲樂，最終招致滅亡。

baler mahendram nahuṣam mahendrād
indram punar ye nahuṣād upeyuh |
svarge kṣitau vā viṣayesu teṣu
ko viśvased bhāgyakulākuleṣu || 11.16 ||

〔不論是〕在天上人間，誰會〔將自身〕寄託在一個起起落落，〔如同〕命運般搖擺不定的欲樂（/國土）？〔就像天主之位〕從波羅（Bali）到帝釋，從帝釋到農沙，再從農沙回到帝釋。

cīrāmbarā mūlaphalāmbubhakṣā
jaṭā vahanto 'pi bhujamgadīrghāḥ |
yair nānyakāryā munayo 'pi bhagnāḥ
kah kāmasaṃjñān mṛgayeta śatrūn || 11.17 ||

〔那些修苦行的〕聖者，以樹皮為衣，以莊稼之根、果及河水為食，並留著如蛇一般的長髮。即使如此，脫離塵俗、〔一心專修的他們〕仍被〔欲樂所擊敗，又有誰會尋求名為欲樂的敵人？

ugrāyudhaś cogradhṛtāyudho 'pi
yeṣām kṛte mṛtyum avāpa bhiṣmāt |
cintāpi teṣām aśivā vadhbāya
sadvṛttinām kiṁ punar avratānām || 11.18 ||

連持有強大武器的烏格拉猶達（Ugrāyudha）〔王子〕都〔因愛欲而〕死於毗濕瑪（Bhīṣma 之手。〔由此可見，〕欲望是不祥的，即使只是意念都將導致滅亡。有修有德之人尚且如此，更何況是無有修行之人？

...

(4) 張恆豪

arthaviniścayo nāma dharmaparyāyah |

《決定義經》

tatra samyagājīvah katamah? bhikṣos tāvat kuhanā, lapanā, naimittikatvam, naiśpeśikatvam, lābhena lābhapratikāṅkṣā ca ||

其中正命是什麼呢？首先比丘的〔正命〕有：詭詐、諂諛、顯耀、敲詐〔施物〕、藉利得利（藉由利養而獲得利養）。

tatra kuhanā katamā? bhikṣur dānapatiṁ dr̥ṣṭvā paryaṅkam baddhvā pathi śūnyāgāre vā niśidati, dhyāyī bhikṣur ayam arhann iti lābhasatkāro me bhaviṣyati | evamādikā kuhanety ucyate |

其中，何謂詭詐呢？比丘看到施主（pati）的時候，為了獲得利養恭敬，結跏趺坐於路旁或空屋中，想著：「施主可能以為：『這位打坐（修習禪定）的比丘是阿羅漢』。」如是等等〔的行為〕被稱為詭詐。

tatra lapanā katamā? iha bhikṣur lābhasatkāra-nimittam eva, tvam me mātā, tvam me pitā, tvam me bhaginī, tvam me duhitety evam anyāny api priyavacanāni bravīti | evamādikā lapanety ucyate |

其中，何謂諂諛呢？比丘為了〔得到〕利養恭敬而說：「你是我的母親、你是我的父親、你是我的姊妹、你是我的女兒。」諸如此類甚至其他的好聽話。如此等等被稱為諂諛。

tatra naimittikatvam̄ katamat? bhikṣus tāvat piṇḍapātam̄ paribhujya asakṛd brūte: yādrśo 'yam piṇḍapātas tādrśo 'nyeśūpāsakagrheśu na labhyate | alābhāsatkāracittasya tu vadato 'doṣah | idam ucyate naimittikatvam |

其中，何謂顯耀呢？首先比丘享用施物時一再（反覆）地說：「像這樣的施物，在其他在家居士的家中是無法得到的。」但是，如果不是心存利養恭敬說〔此〕話的人是沒有過失的。這被稱為顯耀。

tatra naiśpeśikatvam̄ katamat? bhikṣus tāvad yatra grhe piṇḍapātam̄ na labhate, dāpayitukāmaś ca bhavati, tatra brūte: adānapatayo hi nirayam gacchanti | yūyam apy adānapatayo vyaktam̄ nirayagāmina iti | narakabhayabhītāḥ piṇḍapātam anuprayacchati | tam̄ ca labdhvā paribhūnkte | idam ucyate naiśpaśikatvam |

其中，何謂敲詐〔施物〕呢？首先比丘在居家民戶中沒有獲得施物，期望令人佈施而在那裡說：「凡不沒有行佈施的居士必然會下地獄，你們也沒有行佈施，顯然會下地獄。」因為害怕地獄的危險，而給予施物，〔比丘〕得到之後享用。這被稱為敲詐〔施物〕。

tatra lābhena lābhapratikāṅkṣā katamā? bhikṣus tāvad ātmīyena dhanena śobhanāni cīvarāṇi copakrīya upāsakebhyo darśayati: īdṛśāni vayaṁ vastrāṇi dānapatibhyo labhā-maha iti | te lajjitā yāni vastrāṇi prayacchanti tāni paribhūnkte | iyam ucyate bhikṣavo lābhena lābhapratikāṅkṣā |

其中，何謂藉利得利（藉由利養而獲得利養）呢？首先比丘以自己的錢財購買華美的僧服，並向在家信眾展現說：「我們從施主那裡得到像這樣子的衣服。」他們〔信眾〕由於感到羞愧提供衣物而〔比丘〕享用之。比丘們，這被稱為藉利得利。

ayam bhikṣavo mithyājīvah | asmād viratir iti samyagājīvah ||

比丘們啊，這是邪命。遠離於此稱為正命。

īha khalu bhikṣava upāsakasya mithyājīvah katamah? viśavikrayah, śastravikrayah, sattvavikrayah, madyavikrayah, māṃsavikrayah, apravekṣitatilasarṣapapīdanam mithyājīvah | asmād viratih | ayam ucyate bhikṣavah samyagājīvah ||

再者，比丘們啊，在家居士的邪命是什麼呢？販毒、販賣武器、販賣生命、賣酒、賣肉、榨取未被仔細檢查（不純正）的芝麻、芥菜籽（偷斤減兩），這是邪命。比丘們啊，由此遠離就被稱為正命。

tatra samyagvyāyāmaḥ katamah? īha bhikṣavo 'bhivādanavandanapratyutthānāñjali-sāmīcīkarma karannīyam | ayam ucyate bhikṣavah samyagvyāyāmaḥ ||

其中，什麼是「正精進」（正確的勤奮努力）呢？比丘們！應實行問訊、禮拜、奉迎、合掌、禮貌的行為。比丘們！這被稱為「正精進」。

tatra samyaksmṛtiḥ katamā? īha khalu bhikṣavo bhikṣuh striyam dr̥ṣṭvā utpanne rāge bāhyādhyātmikayoh śarīrayor aśubhākāreṇa yathābhūtadarśī bhavati:

santy asmin kāye keśā romāṇi nakhā dantā rajo malam tvaṇi māṃsam asthi snāyuḥ śirā vṛkkā hṛdayam plihā klomaka āmāśayah pakvāśaya antrāṇy antraguṇā audarīyakam yakṛt purīsam aśruḥ svedaḥ khedāḥ simhāṇako vasā lasikā majjā medaḥ pittam śleṣmā pūyam śonitam mastakam mastakaluṅga uccāraprasrāvaiḥ pūrṇam nānāprakārasyāśucer iti | iyam ucyate bhikṣavah samyaksmṛtiḥ ||

其中，什麼是「正念」呢？比丘們，比丘看到女人如果生起貪欲，以內、外二身的不淨行相如實觀見。「這身體有髮、毛、爪、齒、埃、垢、皮膚、肉、骨、腱、脈、腎臟、心臟、脾臟、肺、生臟、熟臟、大腸、小腸、糞穢、肝臟、糞、淚、汗、湧、唾、肪、膏、髓、脂、膽汁、痰、膿、血、脂、膜、尿」，充滿各式各樣的不淨。比丘們，這就被稱為正念。

samyaksamādhiḥ katamah? catvāri dhyānāni |

其中，什麼是正定呢？就是四禪定。

īha bhikṣavo bhikṣur viviktam kāmair viviktam pāpakair akuśaladharmaiḥ savitarkam savicāram vivekajam prītisukham prathamam dhyānam upasampadya viharati |

比丘遠離欲愛、遠離惡、不善諸法，進入並安住於第一禪（初禪），其中有思慮（vitarka）有審察（vicāra），由遠離而生起喜悅安樂。

sa vitarkavicārāṇāṁ vyupaśamād adhyātmasaṁprasādāc cetasa ekotībhāvād avitarkam avicāram samādhijam prītisukham dvitīyam dhyānam upasampadyam viharati |

〔比丘〕因為思慮（vitarka）審察（vicāra）止息，因為內在的清淨，因為心專注一處，進入並安住於第二禪，其中無思慮無審察，由三昧而生起喜悅安樂。

sa prīter virāgād upekṣako viharati smṛtaḥ saṁprajānan, sukham ca kāyena pratisaṁvedayati | yat tad āryā ācakṣate: upekṣakah smṛtimān sukhavihārīti tṛtīyam dhyānam upasampadya viharati |

〔比丘〕因為喜的遠離，內心平等住於正念正知，而身受安樂，即聖者所說的「其內心平等正念安樂而住」，進入並安住於第三禪。

sa sukhasya ca prahāṇād duḥkhasya ca prahāṇāt pūrvam eva ca saumanasya-daurmanasyayor astaṁgamād aduḥkhāsukham upekṣāsmṛtipariśuddham caturtham dhyānam upasampadya viharati |

〔比丘〕因為快樂的捨棄、因為痛苦的捨棄，預先止息喜和憂，無苦無樂的、因為內心平等及正念而完全清淨的，進入並安住於第四禪。

imāni khalu bhikṣavaś catvāri dhyānāni | ayam ucyate samyaksamādhīḥ ||

比丘們，以上是四禪定。這就被稱為正定。

ayam bhikṣava āryāṣṭāṅgo mārgah ||

比丘們，以上是八聖道。

...